

谈艺录

“真正的戏，不在于腿抬得有多高”

本报记者 吴丹

核心提示

“竖眉展目，对，眼睛紧紧盯住手上的花枪！”舞台上，昆曲表演艺术家林为林俯身为素人小选手校正眼神的落点。这是4月18日，第30届辽宁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推优活动现场点评环节的一幕。中国戏剧梅花奖“二度梅”得主、浙江昆剧团团长、有“江南一条腿”美誉的林为林受邀来辽担任评委，并接受本报专访。

孩子们眼中兴奋的光，让他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从艺半生，他很少谈光环，更多谈苦练——一个架势磨几百遍，那些“死磕”腿功的日子，是底气的来源，“苦练只是起点，真正的戏，不在于腿抬得有多高，而在于走到心里有多深。”



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示范，面对怀揣戏曲梦的孩子，林为林总忍不住多讲两句，多扶一把。

本报记者 何书疑 摄

孩子都是一个犯了错误的英雄。每次演完公孙我都得在剧场平复半个小时情绪，一方面是体力累，另一方面确实难以迅速跳回本身的自我。我总是沉浸在愧疚中，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想，只有经历这样一种创作体验，才能与角色融为一体，体现出角色独特光彩。

“技巧必须为角色、内容服务”

本报记者：武生演员不光要有一身功夫，也需要“走心”地刻画好人物。您如何看待表演中“技巧”与“内心”的关系？

林为林：我们有句行话叫“武戏文唱、文戏武唱”，任何行当的演员都需要有内涵。动作的举手投足，唱腔的轻重缓急、神态的微妙变化，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。武的这一行当可能更偏重技巧，但技巧并不是简单的杂耍，必须要为角色服务、为内容服务、为规定情景服务。有时候，走一个翻身甚至比走10个翻身更具有感染力。这种感悟是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加而加深的。

本报记者：当某些年轻时轻松完成的动作现在力不从心时，有没有过不甘？

林为林：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武的这一行扮相、体力、技巧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，但是对人物把握，特别是对节奏的把握会更准确。初生牛犊拼的是“技”，把功底练扎实，一招一式都得稳稳拿住；到了一定年纪，就要往“艺”的深处走，把一辈子的阅历、对戏的琢磨都揉进表演里，哪怕动作幅度收一点，可神韵更足、分寸感更准。这种变化不是退让，是另一种收获，也就不存在什么放不下的不甘了。接受年龄带给你的改变，把精力放到打磨“艺”的境界上，每个阶段站在台上，都属于这个阶段最好的样子。

本报记者：近乎自虐式的苦练，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还需要吗？

林为林：基本功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苦练。首先你要爱这个事业，我们耗山膀一耗至少半个小时，练腿功也是一样，连刷牙、看书都耗着腿。小时候练大靠，除了吃饭睡觉，除了以外都扎在身上。只有这样，服装、道具才能跟身体融为一体。演《挑滑车》时，长靠始终服服帖帖，稍微一动，自己就知道哪根飘带卷起来，后脑勺都长眼睛了。这都是靠自虐式的苦练，才能成为肌肉的记忆，才能把技巧在舞台上运用得出神入化。当然苦练中也

要动脑子。前几年我排了一部《大将军韩信》的电影，其中有一个高难度技巧，是站在两米多高的台上以“540度僵尸”结束韩信悲壮的一生，相当于跳水动作里的旋转540度自由落体。本来探海是干拔的，有一天我突然想，能不能探完脚尖多向地板借力，就试了两下，借了这个力以后速度快了。我讲这个例子，就是告诉大家既要肯下苦功，又要琢磨巧劲。

本报记者：您怎么看“江南一条腿”的美誉？

林为林：腿功靠练，其实人练到一定的功夫都能练出来，但更可贵的是，把这些功夫用到人物上，让观众体验到美感。比如武生“起霸”出场亮相三腿，虽然是程式化的表演，但是需要亮腿体现大将军威风八面的时候，腿要用得恰如其分。一个戏老老展示腿功也不行，需要的时候用，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，乱用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。

“孤独既是代价，也是馈赠”

本报记者：21岁获得梅花奖后，您也一度面临戏曲发展的低谷期，在昆曲这样一门“慢艺术”里坚守了一辈子，您有没有感到过孤独？

林为林：一名好演员肯定是孤独的，是在孤独中成长的，因为他要沉下心来。搞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，要守得住清贫。这种孤独既是代价，也是馈赠。只有这样，塑造的人物才不浮躁。自虐式的苦练，也是孤独的，甚至三更半夜起来偷偷练，那时候还有点小私心，就是我练的东西不让你看，等练出来才让你看。这期间虽然孤独，但很充实，因为思想上有支点。记得我在浙江的武术比赛中看到有位选手旋子360度劈叉，耍起刀来很帅，很飘逸。练了几百次后我也会了，后来就用《界牌关》“罗通盘肠大战”，那一瞬间技巧爆发出的力量，引发全场共鸣，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孤独、苦痛都是值得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冲击，我周边很多同学做生意，从小一起练功的朋友去了国外开餐馆，回来后看我们没有戏演，条件很差，就劝我也出国当厨师。我考到了三级厨师证，去办签证的一瞬间，我动摇了，扪心自问：难道真的放弃这份事业吗？于是我又回来了，还是没戏演，在练功房耗腿、耍枪，气得把枪都扔了，感叹练它干吗？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但第二天我又去练了。这样的

日子折腾了十多年，心里那种落魄、孤独感是很大的。

本报记者：现在正值戏曲发展最好的时期，您认为戏曲该如何破圈？

林为林：守正创新。我排戏秉持一个理念，就是“古不陈旧，新不离本”。戏曲艺术是古老的，但不是陈旧的，不是博物馆的古董，它是活态艺术，但创新不能离开戏曲的本体。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，破圈是好的，包括增加多媒体手段，丰富它的可看性，吸引更多年轻观众。但破圈要有度，不能违背艺术规律，不能脱离戏曲表演的音乐性、舞蹈性和文化内涵，这些特性是不能削弱的。

本报记者：您来自江南，昆曲被形容为“幽兰”，讲究温润细腻，而东北的评剧、辽剧则有“热火朝天”之气。您这次来辽宁，觉得这杯“关东酒”喝下去是什么滋味？将来还会跟辽宁在戏曲方面有更多合作吗？

林为林：中国戏曲有348个剧种，像江南的越剧、黄梅戏比较细腻，东北地方戏热烈、浓郁，看点不一样，但是也有很多江南戏曲剧种融合了喷火、变脸等杂技以及东北秧歌等特点。每个剧种都有它独特的表演体系、声腔体系，声腔是不能替代的，但艺术有相通的地方，南北艺术可以相互激活。

我有很多辽宁的朋友，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也孕育出了生命力极强的地方戏曲，这里的观众热情直爽，对戏曲有着朴素又深沉的热爱，每次来这里和戏曲同仁交流，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诚与创作活力，这种鲜活的气息对创作者来说是特别珍贵的滋养。戏曲的发展本来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慢慢走过来的，南北戏曲多走动、多合作，既能给各自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，也能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不同戏曲剧种的魅力，我特别期待下一次和辽宁戏曲界的携手。

人物简介
林为林 1964年出生，浙江绍兴人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，浙江昆剧团团长，一级演员，中国戏剧梅花奖“二度梅”获得者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参加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《声动梨园》。代表作品：《界牌关》《挑滑车》《夜奔》《探庄》。

“戏曲传承的根在孩子身上”

本报记者：来到辽宁，您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什么印象？

林为林：我和辽宁缘分早就开始了。梅花大奖获得者冯玉萍主演的2017年版《孝庄长歌》，由我担任导演。当时我在沈阳住了一个多月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感触很深。辽宁的戏曲氛围特别好，观众懂戏、爱戏。辽宁的少儿戏曲在全国层面一直也是名列前茅的。这次来丹东参加小梅花荟萃推优活动，看到这么多表现出色的孩子，我特别欣慰，能感觉到辽宁对戏曲薪火相传的重视。小梅花展演是给孩子们铺路的地方，让他们敢上台、展真章、见世面，也能在交流中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戏曲传承的根就在孩子身上，希望能有更多辽宁的孩子从“小梅花”走出去，把辽派戏曲的魅力带到更大的舞台。

本报记者：您9岁起学艺，还曾用“绝食”争取家人的支持。回过头看，您觉得是什么让孩子对学习戏曲有这么大的执念？

林为林：我是绍兴人，邻居大多是绍剧、越剧的忠实戏迷，所以耳濡目染地对我就产生了影响。我的姐夫在绍剧团工作，寒暑假我也常跟演出队一起去，台上英雄一亮相，整个人都带着精气神，出去在一旁跟着跑台，心里就想，我也要把这样的英雄演到台上去。14岁，我考入浙江昆剧团。昆曲当时对我来讲是陌生的，姐夫告诉我昆曲是“百戏之祖”，武戏传统深厚，后来真正接触昆曲以后，发现林冲、武松、赵子龙等很多历史英雄在昆曲舞台上得以展示，所以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剧种。

本报记者：有没有哪个角色，演完后让您觉得改变了己或者照见了自己？

林为林：演员的成长需要经历模仿、练习、演出等几个阶段，在演出中得到观众反馈，结合思考加深对角色的感悟，再去打磨精进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所以，演员是一个一个阶梯成长起来的。

我的启蒙戏是《林冲夜奔》，老师第一天不是马上教戏，是让你耗，就像书法启蒙一样，先从一个撇一捺学起，只有基本功达到规范才教戏。戏学会了以后，脑子里思考的问题也多了，林冲有家难回、家破人亡，最终被逼上梁山，昆曲程式化的载歌载舞的表演，也要围绕人物特点展开。同样是短打武生，石秀这一角色在《探庄》里则是满怀信心的拼命三郎，所以他眉宇之间要扬眉，林冲则要皱眉，二者在神态上是有区别的。这些体会是慢慢悟出来的。

演员有两个自我，一个是本身的自我，一个是角色的自我，当演员完全走进角色的自我，才能把人物演得有血有肉。我扮演的公孙

本报记者撰写的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新书发布——用书页镌刻青春身影

本报记者 刘臣君

“我儿子已经走了88天了，现在社会上还都记得他，这么多人都记得他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。”

话音未落，哽咽已起。4月21日，在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新书发布会现场，金城龙母亲亲晓光几度说不出话，却坚持一字一字地说完，台下，许多人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。

2026年1月23日，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金城龙在沈阳浑河为营救落水群众牺牲，后被追授“辽宁时代楷模”称号。

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作者、辽宁日报记者赵雪是首个深入报道金城龙幕后故事的媒体人。“再次提到金城龙这个名字，我的内心依旧满是触动与不舍。我只能以真挚笔触还原英雄真实、温暖、有心跳的模样，希望读者能从故事中汲取能量，看见光、追寻光、成为光。”赵雪说。



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是第一本完整记录金城龙短暂一生与精神品格的著作。金城龙牺牲后，辽宁日报第一时间派出多路记者，奔赴沈阳、抚顺等地，深入采访他的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战友和救援队队友。赵雪是其中一路记者。她说，接到采访任务那天，下大雪，她站在金城龙家楼下很久，才敢敲门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对刚失去孩子的父母。”后来她写下了那个细节——父亲金海形容失去儿子的感受，只有8个字：“像心里掉了一块肉。”

那是辽宁日报整个报道团队共同的记忆。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记者们一遍遍往返于沈阳与抚顺之间，一次次约访、追问、核实、流泪。有人问赵雪：一个26岁的年轻人，值得你们这么跑吗？她说：如果我们不跑，很多人永远不会知道金城龙是谁，不会知道他小时候给同学送过伞，不会知道他说过“无名无利无悔”这6个字。新闻人的责任，就

是“让无名者有名，让牺牲者不朽”。

带着这样的信念，赵雪在完成新闻报道之后，主动提出了写这本书的想法。她不想让金城龙的故事随着新闻热度的消退而被遗忘。辽宁日报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迅速达成共识：英雄的故事，值得用一本书来安放。

在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中，赵雪用“光”作为线索，把金城龙的生命轨迹自然地串联起来。书的核心部分，还原了2026年1月23日那个下午。赵雪没有煽情。她像拼图一样，通过现场目击者的讲述、救援记录、警方材料，冷静地拼出了金城龙生命的最后时刻。为什么冷静？因为真实不需要渲染。她读到的是：一个年轻人听见呼救，脱掉外套，跳进冰河，托起落水者，自己沉了下去。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。这几分钟，是他26年人生的全部注脚。

最后，书里记录了那些爱他的人。金城龙的辅导员来了，救援队的队友也来了。他们讲述的角度各不相同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：金城龙自律、热心、勇敢、有担当。这些词听起来很大，但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却具体

而微——是训练时从不偷懒的那股劲儿，是队友遇困时第一个伸出的手，是面对陌生人落水时毫不犹豫跳下去的那一步。他的同学邢皓翔说了一句让很多人点头的话：“他在危急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勇气，和日常生活中那个温暖善良的他完全一致。”没有犹豫，没有反差。危险来临时的一瞬间，不过是他平时活法的自然延续。

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还收录了金城龙的日记片段、亲友的回忆，以及那些让人心头发热的细节。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艾明秋说，金城龙身上有一种在当下尤为珍贵的纯粹。

辽宁日报在这次采写报道和图书出版过程中，始终秉持一个朴素的想法：英雄不应该被忘记，善良不应该被辜负。从报纸版面到书籍页面，从新闻报道到长篇纪实，变的是载体，不变的是对一个普通年轻人生命的敬重。

《逐光而行：英雄金城龙》是一个记者对一位英雄的致敬，也是一个普通人写给另一个普通人的悼词。就像他母亲说的那样——他会一直活在我们心里。

文化七日谈 QIRITAN

真人表演不会成为非遗

丁春凌

4月20日，爱奇艺高调宣布建立AI艺人库的言论，瞬间引爆评论。紧接着，CEO龚宇的一句“未来真人实拍影视或将成为非遗”，堪称队友神补刀，直接在舆论场炸开了锅。

这年头，大平台上头条，也挺拼。龚宇其实就是在放一句狠话：以前费劲巴拉找演员、搭剧组、盯实景、真人实拍的路子，要不了多久就得凉。到时候，真人拍的影视剧会像皮影戏、老手艺一样，只存在于档案馆或怀旧展里，当“非遗”看了。

具体怎么干？就是把艺人的一张脸、一副嗓子，甚至走路时的摇摆、笑的样子，全都扒下来存到数据库里。导演不用围着真人转了，直接用电脑里的数字替身，想拍古装拍古装，想拍现代拍现代，低成本“印”剧集就行。这AI是要篡位？

我心“嘲”澎湃。AI表演这种东西，说破天，就是个“超级模仿秀”。它的数据库里装的全是真人演员以前演过的东西。张三怎么哭，李四怎么笑，王二麻子怎么打滚儿，AI拆碎了存起来。等要拍了，就从库里扒拉点零件拼一块儿。看明白没，AI只会拼接已有的，不会凭空创造压根没有的。

敲黑板！表演这件事最金贵的东西是什么？是“头一份儿”。

你想想那个经典段子：卓别林模仿大猩猩，卓别林本人去了，只拿了个第二。卓别林自己创造的动作，自己做了一遍，评委说“不像”。这事儿说明，模仿得再像，哪怕让原主亲自上，只要是在“模仿”，就永远差那么一口气。

那口气是什么？就是真人演员脑子里一热、心里一颤，当场蹦出来的那个“神来之笔”。算法算不出来，库里也不可能有，因为是头一回出现。

不信？来，把安嘉和押上来。冯远征演的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，安嘉和阴毒的眼神、耷拉的嘴角，那种“一边爱你一边打你”的变态劲儿，连演完的冯远征自己都害怕。后来多少人学他瞪眼、学他抬手，可观众一看就知道是“在演安嘉和”，而不是“他就是安嘉和”。

就这些，你认为，AI可以？再讲个西边的。拉尔夫·费因斯演的《英国病人》，他抱着死去的恋人，从压抑到崩溃，那种“我把命交出去了，你却先走了”的彻骨之痛，与观众的眼泪，顷刻风化了在沙漠里。那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演员把自己心里最疼的地方挖出来，扔给了镜头，是拉尔夫·费因斯把自己整个灵魂揉碎了，泡进角色里，才熬出来的“独一份”。

AI怎么比？所以，AI该干吗？当工具。哪个镜头拍坏了，让它补一下；哪个危险动作真人做不了，让它替一下。省钱、省事，挺好。

但要说把真人全端了，让AI当主角？用杨绛的话说：你读书太少，想得太多。卓别林都能被评委认成“模仿者”，你让AI来？它连第二都拿不着。

所以，别被“AI艺人库”唬住了。表演的创造力专属真人，AI就是个超级复印机。复印机再快、再清晰，也不会“无中生有”，更演绎不出全新的灵魂。补刀手说的“真人实拍非遗”当段子一听一过，就得了。

打住！动画片诞生134年了，真人出演电影不照样在影院里活蹦乱跳？刷到视频上顶着“AI生成”水印的，你手指是不是自动就往“划走”那儿点了？人，天生就“真”。观众还是会被真人的一颦一笑，真情实感拿捏得死死的。

让真人出演成非遗？别逗了。

全国春季“村晚”展示在海城上演

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近日，2026年全国春季“村晚”示范展示暨海城市王石镇上英村春季村晚精彩上演。活动以“梨香满春日·村晚悦民生”为主题，通过百姓文艺汇演、非遗展示展销、汉服旗袍踏青等形式，打造一场接地气、聚人气、暖民心、促消费的乡村文化盛宴。

现场梨花盛开、锣鼓喧天，洋溢着喜庆。本次春季村晚坚持“百姓演、演百姓、乐百姓”，把舞台真正交给群众，用乡音乡情展现新时代海城乡村的蓬勃生机与农民群众的幸福生活。开场舞《盛世花开》大气磅礴，以绚丽舞姿礼赞美好时代；相声、快板用幽默语言道出海城发展新貌、点赞家乡人文；古典舞《梦回海城》尽显古韵之美；《指尖非遗》将剪纸、糖画等传统技艺与琵琶演奏融合，让非遗可看可感；模特秀、合唱、乐器合奏等节目精彩纷呈，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；戏曲联唱《海城人》以经典唱腔传递家乡情怀；闭幕歌舞《美丽新征程》将演出推向高潮。13个精品节目全部由海城本土群众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既彰显传统文化底蕴，又贴近乡村生活实际，赢得阵阵掌声。

活动现场，设置了20多个非遗展位，汇聚海城牛庄馅饼等特色美食，以及糖画等传统手工技艺。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制作流程、讲解文化故事、展销特色产品，并设置互动环节，让村民、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。